

幻 夢

郭長溥著

上 海

松梅社出版

1930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幻 夢

郭長溥著

上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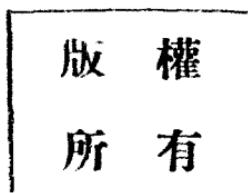
松梅社出版

1930

1930.11.5。付排

1930.11.20。出版

1—1000冊



每冊實價大洋三角

上海松梅社發行

幔

在這冊集子裏是充滿了一種悲哀的情緒，
和幻滅的事實。朋友們！看罷，你看後可對於
這幻夢的人生，加上了一度深刻的認識。

—長溥—

璣 緹

在那秋風未起，夏蟬猶鳴的時光，這冊小東西已脫離了我的手腕。但經過了不少的困難和波折，方始能呈獻在親愛的讀者眼前。

我不是小說家我描不來那種帶着肉感的愛情小說，更不敢寫那種關於什麼國家問題的東西，因此，在這集子裏所有着的兩篇，不過是我十八歲青年遇着的一些陳跡罷了。但以我惡劣的手腕寫來，總覺得有些不能深入玄妙的憾感。這是要預先聲明，而並且是對讀者們抱歉的一件事。

在這裏，我不顧人家批評我的作品好或是

壞，我只希望讀者們閱後對於幻夢的人生，加上一度認識而已。

室內的燈光輝皇，戶外的大地昏暗，在這樣一個情景中，我不禁隨了筆兒寫着：別了，讀者們！再會罷。

一九三〇，十一，二日夜

幻夢

人生—

在那悲歡離合的過程中，

在那撲逆迷糊的境地內，

在那情羅愛網的漩渦裏，

一切一切，是真，是幻？

但，終於是一夢呵！

朋友們！這是不足奇的，

因為自古已有這樣一個定

律了。

——長溥——

目 次

幻夢	1
閨怨	39

幻 夢

人生一

在那悲歡離合的過程中，

在那撲逆迷糊的境地內，

在那情羅愛網的漩渦裏，

一切一切，是真，是幻？

但，終於是一夢呵！

朋友們！這是不足奇的，

因為自古已有這樣一個定

律了。

——長溥——

舊年握別的預話，
如今都成了影泡！
再回憶到湖濱上，
徒增了我的哭料。

舊年與你生離！
今歲和你死別！
我跑到在你坟前哀吊，
好似世間已改換了。

如今雖依然一片夕陽，
但恍如隔世，
觸景情傷，
我中心怎不煩惱？

在坟前將你哀吊，
熱淚兒向下直拋。

熱淚兒向下直拋，
沾染了地上枯草。

沾染了地上枯草，
透進了你的坟堡。

透進了你的坟堡，
我問你可否知曉？

我問你可否知曉？

連想到你的容貌。

連想到你的容貌，

不覺昏昏地哭倒，

不覺昏昏地哭倒，

求你將死情我告

求你將死情我告：

什麼病使你殞天？

什麼病使你殞天？

你能否向我托兆！

我的心兒碎了！

我的膽兒裂了！

什麼百年偕老，

那知都成影泡？！

微風吹來這悲慘的聲調，使人們聽了發怔

。

這是一年前歇浦江畔的公園裏，有兩個青年男女邂逅相逢之後，便開始這一幕悲劇！

柳敬文是在Y大學讀書，他明夏便將畢業；當他在公園中邂逅了他平日敬慕而不得見面的邵貞華之後，便連續不斷的書信遞了過去：貞華女士：

我提筆便寫了貞華女士四個字，請你恕我冒昧；因為你是我生平最敬慕的一個人，所以在我的意思，還夠得上呼你一聲貞華女士。

女士！你的學問，品行，我都領略過了；而前日在公園中得瞻芳容之後，我心弦上便起了不可遏止的波紋。

女士！我寫這信給你的作用，不過是求你答我一封。以後我寫一封給你，你再照樣答我一封。這樣源源的不絕下去，那末你便是我的書信朋友了。

女士！我不會學那所謂時髦青年的惡習，碰不碰就是下筆洋洋數千言的情書，因為我沒有這樣的學問，這樣的思想，即使有，那第一次就絮絮不清，未免使你憎厭。

止筆罷，不多寫了，女士！這最低限度的要求，我想你不會拒絕的罷。再會！
祝你康健！

一個敬慕你的青年柳敬文上
貞華女士：

上次給你的一封信，你難道沒有收到嗎？不然，定是你不理會我了。因為至今尚沒有得到你的答復。

本是啊，戀愛要雙方都有情感，那末，才能成功。否則，……不，錯了，我並不是和女士講戀愛，不過是要求你給我一個普通朋友的資格罷了。女士！你能允許我嗎？

女士！現在社交公開，異性們結朋友，是不足為奇的。況且你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洗禮，

我想你定能明白這一點，定能恕我的唐突。

多寫了，徒損傷筆頭，就此停罷。

祝健！

柳敬文第二次上。

親愛的貞華女士：

日前寫給你的兩封信，諒你已都收到；在我的意思來，決不會洪喬有誤，定是你不理會我罷了。但你為什麼不理會我呢？推測起來，大約不外你作事謹慎，小心，凡事都預先有很詳細的考察，決不肯冒昧從事。或有其他的原因也未可知。所以對於我也必須要下一個詳細的考察，而後方肯給我以友誼的情分。唉！不錯了，定是這樣的。但你越是這樣，我越是敬慕你，越是要求你給我一些友誼的情分。你看我這封信上的稱呼，不是也近了一層而

幫你親愛的貞華女士了嗎？我這樣的稱呼你，而不怕你罵我，恨我，甚而至於咒咀我，也是為此。

女士！這次你該答復我了嗎？不過不答復我，我決不能相強；但你的意思觀察起來，該答復我不？

女士！我決不會學那時髦青年拿着單戀病三個字來要求人家的，因為我的思想純正，做不到這般卑鄙惡劣的要求。況且單戀者自是單戀，對方不來睬你，你即使拿單戀病三字來要求人家，人家便會睬你了嗎？假如我現在也害了單戀病，而拿這單戀病的名義來要求你，你不睬我，我當然也得不到你絲毫憐惜的。所以那些拿單戀病三字要求人家給他一些憐惜的一